

画

HUA

影

YING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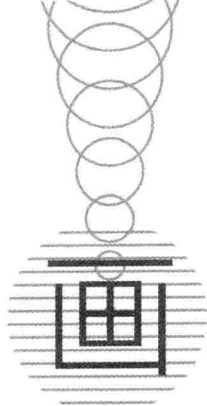
形

XING

朴明爱 季琨 刘传友 译
「韩」崔秀哲 著



求真出版社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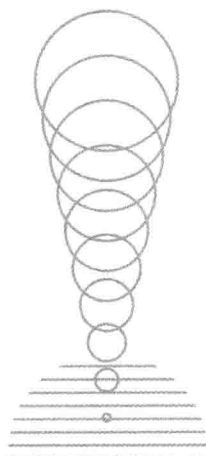
影



图



形



〔韩〕崔秀哲 著

朴明爱 季琨 刘传友 译

求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影图形 / (韩) 崔秀哲著; 朴明爱, 季琨, 刘传友译. —北京: 求真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80258-225-5

I. ①画… II. ①崔…②朴…③季…④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094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3962 号

本书由韩国大山文化财团提供赞助。

画影图形

著 者: 崔秀哲

译 者: 朴明爱 季 琨 刘传友

出版发行: 求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8-225-5/I·52

定 价: 26.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218

销售服务热线: (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I 蒙太奇	1
II 信使	25
III 信心	49
IV 无肠而活	71
V 陈腐的日常	100
VI 摧毁频道	130
VII 激烈的一生	165
VIII 关于初恋	201

I

蒙太奇^①

在迎来第 37 个生日的那天，我，尹世花，强烈地感到自己的人生和别的人生拼接在一起，完全走样了。

—

在社会上，我的正式职业是蒙太奇画像师。对于一名 37 岁的单身女性来说，在警察局靠画蒙太奇糊口并非易事。确切地说，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在应用美术领域做过所谓的造型师、服装设计师、室内装潢设计师等等，日子勉强还能过得去。我之所以说“做过”，是因为不

1

① 蒙太奇除了表示电影的剪辑、合成外，在韩国还特指合成罪犯面容的刑事模拟画像。本文中的蒙太奇为后一种意思。——译者注

知从何时开始，或许从我开始画蒙太奇以后，活计就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难以维持生计了。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陷于困顿是否跟画蒙太奇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因为我的感觉生了锈，但不可否认，热衷于做这种事情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我的生活。不过我毫无怨言，反而萌生了不到尽头誓不罢休的信念。我计划出版一本画册，把我画过的所有蒙太奇都收录进去。当然，这需要获得警察的许可，若遭到拒绝，倘能做成一本私人画册我也会心满意足。

作为蒙太奇画像师，我算是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多年来，在和警方合作的画家里，我都是一流人选，对此我很自信，大概也无人能提出异议。我之所以能技高一筹，是有缘故的。一边倾听目击者的证词，一边画蒙太奇，这时，我不会仅仅满足于准确地画出所听到的信息。

每次面对目击者，我都会和他们进行细致入微的对话，努力通过他们的眼睛来洞察案件的真相。我的一贯原则是，在与目击者见面前，会先察看现场照片，然后一丝不苟地听刑侦警官陈述有关案件的全部信息和相关特征。为了今后的前途，也为了积累经验，在审判相关案件的嫌犯时，我会到法庭旁听。案件侦破后，我还会参加警察们举办的庆功宴。

当把这些证词、照片、信息结合起来，在心底唤起栩栩如生的感觉时，我才开始作画。也就是说，在创作过程

中，我凭借分析和直觉，先在脑海中“还原”案件的全过程，使场景一一浮现，然后再画出嫌犯的五官。

画好画像后，我首先会让目击者浏览，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吃惊。

随后交给警察，他们依然也流露出惊讶的神情。这些于我而言，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步骤都依次契合后，便会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问题是，久而久之，我越来越像个刑警了。在我意识到这点后，有时会觉得不自在，有时会感到惊恐。我就好像得了职业病，回到家也一直想着案子，情不自禁地沉湎于追查假想犯的联想中。

当然，我也会犯错误。有一次，我画错了人，使当事人受到了莫大的屈辱。那是一件发生在大型珠宝店的偷盗案，犯人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女。我画的画像和犯人完全不同，反而与她的朋友惊人地相似。幸好在追查那位无辜少女的过程中找到了线索，才抓到了真正的罪犯。那位被冤枉的少女一走出警察局便径直跑到理发店剃了个光头，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我的怨恨。直到现在她都会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找上门来冲我伸出她的光头，毫不掩饰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她说：如果不去把头发剃光，她肯定会用手把头发都拔光的。

按理说这事不能全怪我，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业内司空见惯的，所以一直以来我的名声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

响。然而我却因这件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痛苦加剧了我心中的不安。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蒙太奇画像师，凭借直观与分析，或是不懈的努力就能够在这个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那是胁迫我的某种致命的东西。那个不明之物驱使我专注于蒙太奇，牵引我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行。最终，萦绕于心头的不祥预感变成了现实。

二

在我生日到来的前一个月，接连发生了三起离奇的凶杀案。那些案件彼此看起来分明是有些关联的，却无法下定论。受害人被毁得面目全非，犯人用尖锐的凶器损毁了受害人的脸、脖子、手、脚、生殖器、胸和肚子，大部分伤口深得可以看见森森白骨。那些用来辨认受害人身份的指纹、牙齿、面容、衣着等线索一个都没有留下。致命伤都在颈部，死亡原因是失血过多。

乍一看，三宗凶案的犯罪现场彼此毫无共通之处。深夜，在市中心一栋大厦的电梯里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十多天后，在火车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第二具尸体。又过了一个星期，在犹如巨型风车般转动的摩天轮铁皮座舱里发现了盖着红毯的第三具尸体。

4

如此重大的案件让刑警们绷紧了神经。当我出现在会议室时，他们正在讨论三个案件之间的关联性。

卓刑警朝我瞥了一眼，继续说：“案发现场都是在可

移动的空间里。”

卓刑警是专案组成员之一，说话尖酸刻薄，但很有逻辑，常常一语中的。这次他的发言也切中了要害，其他警官皱着眉点了点头。

其实正是因他的劝说，我才成了蒙太奇画像师。几年前，由我担纲设计的美术馆发生了非法入侵事件。罪犯在凌晨进入展厅，并没有偷走什么，只是毁损了所有正在展出的作品。也许是白天看到的一幅画使他受到了刺激，导致他神经错乱，一时冲动犯了罪。那个罪犯四十出头，白天曾在展厅里寻衅滋事，被警卫赶了出去。那起案件的负责人便是卓刑警，我把罪犯面部的大致轮廓画出来给了他。后来听说那张画对破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天后卓刑警来找我，建议我当蒙太奇画像师。

我们就这样开始来往。可最近一段时间，我只要一见到他，就难以抑制心中的不快。因为不久前我跟他上了床。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致命的一个失误。之所以选择了他，是因为我情不自禁地被那些脱口而出、一针见血的挑衅性话语吸引。

“我知道画蒙太奇挺难的，特别是从现场或目击者的口中无法找到线索的时候。而且一旦意识到罪犯在犯罪时没有丝毫的犹豫或情绪的波动，就更无从下手。有时你需要对犯人抱有偏见，只有确信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的恶魔或罪犯时，才能画好蒙太奇。破案也是如此。”

当然，我听得出他话里有话。不论怎样，自那以后我便对他另眼相看。他长了一副刚愎自用的面孔，他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时钟的指针一样，以精准的节奏给我带来了安定感。他的那些随意说出的话就像锥子一样凿动我冰冻的情感。

他曾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当你碰到离奇的案件时，一种极度的不快会涌上心头。不过恰是这种不快让人感到活在世上是真实的。正如性高潮过后，性刺激再一次加剧，会使人颤栗不已。活着真让人感到颤栗。”

他说这些话时，我们正在一起啃着三明治，随后我便把他带回了家。奇妙的是，当我带他回家时，却感觉是他在领我去他想去的地方。那天晚上，我真切体会到了男女一同过夜时，男人的表情是多么善变。他会为了打开女人的身体而苦苦哀求，他会时而真情流露，时而严肃强硬，他会为了延长性爱时间而强忍射精，卑劣至极。射精时，他的身体不停地颤抖。事后，他毫不犹豫又俗不可耐地要求我画完蒙太奇交送警察局之前，要提前一小时给他过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熟练地变换着各种表情和态度。他是一个很难合成出相貌的伪君子。结果在他与我之间，除了他特有的粗话和刚愎自用的表情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看我跟他都做了些什么啊！

三

当然，不能仅凭卓刑警一句话就认定这三起案件之间

有必然的联系。但从罪犯的作案手段和种种迹象来看，刑警们一致认为三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虽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但他们认为如果把它们视为同一案犯的连环杀人案来侦查的话会更有效率。然而第三起案件发生了三个星期之后，依然找不到一点线索，案件陷入迷雾之中。这时候最需要的，便是嫌疑犯的蒙太奇画像。

庆幸的是，警察找到了目击者。在深夜的大楼、火车站、游乐场这些案发地点，案发当日有不少人都看到了形迹可疑的人。于是我和卓刑警一同去会见了目击者，准备着手画蒙太奇。那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当时我预感到这个案子不会那么简单。不幸的是，三起案件目击者的证词出入太大。作为蒙太奇画像师，我不得不怀疑三起案件是否为同一个人所为。最让人头痛的是，即便是同一起案件，目击者的证词也相互抵牾。

此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优秀的蒙太奇画像师能够在相互矛盾的证词中，通过直觉与判断，找到目击者看不到的面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工作是富有创造性的。不过这次，一直以来在我脑海里自动产生联想与想象的装置发生了故障，嫌犯的脸部轮廓模糊不清，好像隔着浓雾在嘲笑我。未知者身上发散出奇异的力量，不停地来扰乱我的思路，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

我平定心绪，握笔坐在画簿前，希望能画出心中所

感，然而每次画出的线条都不合心意。目击者对我的画也同样表示不满。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放下笔。如果硬要知难而进，就会像立体派画家们的作品那样，各个部分互相碰撞、跌落，最后出现的将会是一张乏味无聊的脸。如果让我盯着自己的画像看，我一定会有五官扭曲错位的感觉。

蒙太奇画像的工作没有任何进展，侦探工作也同样是在原地踏步。被上级督促的刑警们表面看上去很焦虑，但我知道其实他们心中很是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侦破过太多的无头案。即便如此，我还是以寻找救命稻草般的心情希望他们尽快掌握案犯的大致情形。只有这样，我的工作才能找到明确的方向。

然而靠问讯侦查来办案的警方也寄希望于我能拿出些成果来。如此一来，在我和警察之间，一种不信任感暗自萌生。换句话说，我们的合作体制出现了问题。有时候我对他们那种无能且安逸的态度感到不满，他们也对我的能力流露出怀疑的神色。迄今为止，只要我对自己的蒙太奇画像感到不自信，就从来不会拿给他们看。他们非常了解我的固执，倒也不会轻易刨根问底。

情况就是这样，不管我怎么研究现场照片，一次不落地参加刑警们接二连三召开的刑侦会议，与他们进行长久的、琐碎的对话，和目击者们推心置腹甚至大动感情地交流，也找不到任何突破口。这些老套的方式都不起作用。

也难怪，目击者本身也有问题。起初他们信心十足，两眼放光，可一旦让他们具体描述嫌犯的长相和衣着时，脸上就会浮现出一副困惑的表情。然后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口吃了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即便是近距离目睹过嫌犯的目击者，也因心情起伏不定而难以进行细致的描述。

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我自己。其实我早就料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形。在此之前，一种感觉总是萦绕在心头，仿佛时刻都在脚踩钢丝，足踏薄冰。现在直觉突然冻僵了，宛若铁板般坚硬，又宛若一个干涸见底的湖泊。大脑却在急速地运转着，分析的利刃空然闪烁着暴躁的光芒。

尽管如此，我知道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由于内心的不安与疑虑，我对这份工作丧失了信心，但我不甘心就这样戛然而止。对于我所遇到的困难，最应该负责的，也许不是我自己。

一想到这儿，我猛地站起来跑到了验尸房。我不喜欢那里，因为看到尸体会妨碍我画像。也许是因为蒙太奇里的脸会让我联想到尸体，我曾下定决心只要不到最糟的时候，绝不去验尸房。科学搜查院分馆离警察局不远，分馆里的验尸房于我而言无异于一处禁地。那里我只去过一次，当时与其说是为了看尸体，不如说是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勤奋与冒险精神。然而那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后来使我长期饱受折磨。

验尸房的郑博士看到我时一脸惊讶，他知道我不喜欢这地方。我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苦衷，然后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将不惜使用一切手段。

同往常一样，他面部表情僵冷，见到我还特意挤出了一丝微笑。我之所以不想踏进验尸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厌恶郑博士那僵尸似的微笑。

“莅临本室，不胜荣幸啊。近来过得可好？刚才看你开门进来的样子，我想你一定是给逼上梁山了。那我们开始吧？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正相反，你是合成，我是分解。你觉得谁更胜一筹呢？”

他看着尸体保管箱上的标签，依次拿出了三具尸体，继续说道：

“对于这些被分解的尸体，我没什么可做的。从现在就把它交给你了。喏，看吧。这些赤裸的尸身，四肢张开，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热衷于谈论身体的时代，你不觉得它们就是肉体的终点吗？据说犯人擅长易容，神出鬼没，都能赶上罗宾^①了？”

验尸官或许是想表现得亲近些，一边说一边向我走来，在几乎贴上我的时候才停住。那一瞬间，我即刻转身逃出了验尸房。不知为何，我觉得他的话里充满了嘲讽、

^① 指法国作家莫里斯·卢布朗笔下的绅士侠盗亚森·罗宾。——译者注

猥亵，他的身体散发着恶臭般的寒气。那些尸体的脸像是随意拼凑起来的、邪恶又丑陋的蒙太奇。如果继续待在那里，我想我会在活人和死人间遭遇不测。

在回家的路上，我睁大眼睛，咬紧牙关，竭力想冷静下来弄清楚现状。我知道想要从那些尸体里找到蛛丝马迹是毫无希望的。仔细思忖，这应该是很单纯的案件。在移动的空间里发现了三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有许多目击证人，他们的证词颠三倒四，这就是全部线索。我不得不承认，由于这起单纯的案件，我的人生面临一大危机。

四

当我在验尸房看到那些尸体时，不由想起弗兰西斯·培根的画。我猜想培根之流的怪诞派画家们一定是从离奇的案件现场获得灵感的。他们痴迷于被损毁的尸体，他们究竟想复原人性的哪个部分呢？如果我对培根们的工作表示怀疑，那么，他们又会怎么评价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呢？

走出验尸房，我不断问自己要不要放弃这份工作。这种想法过去也常常侵袭过我的大脑，然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严肃。我不断考量，如果放弃这份工作，我还能做好什么？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如此专注？我寻不出答案。于是我决定忍辱负重，重新回到工作上来。

目击者的证词还是互相抵牾，我的画笔更加迷乱。素描纸上的眼、耳、口、鼻开始争斗，为了站稳脚跟而互相推搡。有一天，当我呆呆地凝视着这些争着彰显个性，执

着地要求自我空间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时，突然感觉到它们在微妙地触碰我的心。那些我已经忘记的，儿时的精神创伤，或者说与眼耳口鼻相关的一个个丑陋的、残缺的记忆正在一点点苏醒过来。但当我努力从记忆中搜寻它们真切的踪迹时，脑袋里又是一片空白。唯一确信的是，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对我这次的创作起到了催化作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妙的感觉，简直难以置信。紧接着又产生了一种直觉，正如完不成蒙太奇是我的责任一样，我模糊地意识到，也许破案的线索就在我身上，也许我也得为这起案件负责。我隐隐觉得这三具尸体似乎想要向我传达一些信息。那些尸体仿佛在对我哀求、威胁、哄骗、劝诱着什么，让我深陷其中无法摆脱。我感到那里包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所有正面的、负面的沟通方式。

从那时起，我便患上了一种原因不明的怪病。那些被弃置在角落的我开始悄然抬头。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执着于想象犯人的面孔，对我来说，那是和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我就像患有强迫症的办案刑警，待在家里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罪犯和罪行。于是我渐渐地脱离了现实，远离了围绕着我的活生生的世界。结果，与我相关的所有一切，甚至我的家庭、我的过去都日渐模糊。可我认为，这些都是为了增强直观与

分析的能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我对于自己成为透明的存在，成为超越人性的某种特别的存在而暗自喜悦。

可现在封存在密室里的我的过去悄然抬头，开始刺激我的感觉与意识。那些过去的记忆不够完整，我就像听陌生人的生故事一样面对着我的过去。我不得不感到惊讶，所谓的过去和我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东西截然不同，以另一种面貌浮现了出来。过去的场景混乱不堪，一句话，我的过去是用各种杂乱的东西拼接而成的，不知不觉中就成了那副模样。

成年之后，我的人生里就不再有始终如一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可以用变幻莫测、波涛汹涌来形容。在那混乱的记忆当中，有段时间我的异性关系非常复杂。仔细想想，与其说是复杂，不如说是无法专注于同一个男人。那些男人的模样已经模糊不清，或者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的童年是在市中心的一栋商务楼里度过的。父母忙得席不暇暖，病弱的我每天很早就昏昏入睡，很难见到父母的面。白天，我经常被许多人包围着。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过着没有信赖、没有关爱的人生。在我幼小的头脑中，无数的人脸重叠着、消逝着、交替着。

现在，就在我迎来第 37 个生日的时候，我，尹世花，切实感到自己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拼接在了一起。也许我的身体慢慢发福的原因就在这里。